

美式惊悚大师巅峰之作
《纽约时报》排行榜数周冠军

[美] 迪恩·孔茨 / 著 秦维杜 / 译

惊悚时分

INTENSITY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NTENSITY

惊悚时分

[美] 迪恩·孔茨 / 著 秦维杜 /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悚时分/(美)孔茨(Koontz,D.)著;秦维杜译.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8.1
书名原文:Intensity
ISBN 978-7-5327-4318-6

I. 惊... II. ①孔... ②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73596号

Dean Koontz

INTENSITY

Copyright © 1995 by Dean Koontz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U. S. A.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(in simplified character)
arranged with Dean Koontz
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图字:09-2003-059号

惊悚时分 [美]迪恩·孔茨/著 秦维杜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21,000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0,001-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4318-6/I·2445
定价:2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56628900

希望是我们迈向的目标，
仁爱是通往希望的途径，
勇气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
我们步出黑暗，踏入信任。

——一本哀伤的书

血红的太阳照在山脊上，在落日的余晖中，蜿蜒起伏的山峦显得金光灿烂。一阵凉风习习吹来，掠过山坡上高高的干草丛。远远望去，成片的干草丛在微风吹拂下像是金色的波涛上下翻滚，缓缓涌入远处深邃幽暗的山谷。

他站在齐膝高的草丛中，双手插在茄克衫的口袋里，低头望着山坡下的葡萄园。在冬天里葡萄藤都修剪过了，而现在刚刚才到生长季节。在这寒冷的几个月里，一排排葡萄藤之间的地上长出了许多色彩鲜艳的野芥子，现在被锄去后连根都翻了出来。黑黑的土地十分肥沃。

葡萄园围成一个圆圈，圈中央是谷仓、几间屋棚和看园人住的屋子。除了谷仓外，最大的建筑物就是葡萄园主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屋子了。屋子有山墙和屋顶窗，屋檐下是雕花的木门木窗，屋前门廊的台阶的上方也雕刻着山花。

坦普尔顿夫妇整年住在这屋子里，他俩的女儿劳拉在旧金山读大学，偶然也回来看望他们。这个周末劳拉又要回来与他们一起过了。

他脑海里浮现出劳拉的印象，清晰的模样就像是在看她的照片。奇怪的是，那女孩完好的容貌总会让他联想起一串串饱含水分和糖分、被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裹着的硕大的黑葡萄。他想象着咬在嘴里时黑葡萄蜜汁四溅，仿佛真的尝到了这种虚幻的葡萄。

太阳慢慢沉入山后，明亮又热辣的阳光洒在这片土地上。黑色的沃土仿佛被滋润，抹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色彩。他四周的草丛也映透着血红色，不再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枯草，而是在他身前身后涌动着的红色波涛。

他转过身，背对屋子和葡萄园，呼吸空气中日益浓烈的葡萄的芳香，向西面走去，走进了高坡树丛的阴影中。

他能够嗅到田野里的小动物在地窝里窸窣钻爬的气息，听到几百英尺上空老鹰逆风飞翔时的振翅拍击声，感受到天空中肉眼还看不见的星星发出的冷峻的目光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在四周一大片陌生又耀眼的夕阳的光照下，树影不时从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飞快地掠过。

在蜿蜒弯曲的双车道公路上，劳拉·坦普尔顿熟练地驾驶着那辆福特公司生产的野马跑车，坐在旁边的齐娜一直很羡慕劳拉的开车技巧，但又担心她开得太快。“你的脚头很重，”齐娜说道。

劳拉笑了笑，“总比臀部肥大要好。”

“你会把我们都撞死的。”

“吃晚饭迟到的话，妈妈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吃晚饭迟到总比撞死吃不上晚饭好。”

“你没见过我妈。她的规矩很严。”

“路上巡警的规矩也很严。”

劳拉哈哈大笑。“有时候你说话那模样就像她。”

“像谁？”

“我妈。”

劳拉在拐弯时车速依然很快，齐娜努力坐稳，说道：“哎，我俩中总得有个人说了算的。”

“有时我真难以相信你才比我大三岁，”劳拉充满感情地说道，“是二十六，对吗？不会是一百二十六岁吧？”

“我是老古董了，”齐娜说道。

离开旧金山时，头顶上的天空碧蓝如洗。她俩在旧金山大学就读，今年春天时就能拿到心理学硕士学位，现在有四天假期。劳拉不需要靠自己打工付学费和生活费，学业没有中断过。可齐娜却在最近十年里边读书边打工，做过全职的女招待，先在丹尼市的一家餐馆，后来在名叫橄榄园的连锁餐馆里干过，最近是在一家高档餐馆里做女招待。那家高级餐馆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，叠放着餐巾，摆有鲜花，顾客——上帝保佑他们——总是慷慨地付给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小费。这次去纳帕谷的坦普尔顿家作客可说是她近十年来难得有的度假。

从旧金山回家，劳拉沿着八十号公路穿过伯克利，然后横穿圣巴勃

罗湾的东端。蓝色的苍鹭在浅滩上姗姗而行，时而振翅插入蓝天，硕大的身躯映衬在一望无际的碧空中，给人一种亘古永恒的优美感受。

此时，夕阳渐渐西下，天际金黄和暗红交织成一色，几朵白云好似在空中燃烧，纳帕谷如一幅绚丽的花毯缓缓展现在眼前。劳拉驾车拐进了一条支路，两旁景色秀丽如画，但车开得飞快，齐娜总是不敢把眼睛从前面的路面上收回来欣赏四周的风景。

“嗨，我喜欢开快车，”劳拉说道。

“我可不喜欢。”

“我喜欢到处跑，疾跑如飞，展翅飞翔。嗨，也许我前世是只瞪羚。你看呢？”齐娜望了一眼速度仪，微笑着说，“是啊，可能是只瞪羚——或是疯人院里的疯子。”

“或是只猎豹。猎豹跑得真是快。”

“是啊，可能是只猎豹，有一天你会在追逐猎物时，从山崖上拼命跳下去。你是猎豹中的佼佼者。”

“我是个好车手，齐娜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就放松些。”

“我做不到。”

劳拉叹了口气，假装作出一副生气的模样。“你会放松吗？”

“睡着时就放松了，”齐娜说道，这时野马车在高速转弯，齐娜用力把脚蹬在车底板上才坐稳了。

这条双车道路两侧是狭窄的砾石路肩，路肩外侧是斜坡，坡上长满了野生芥子和圈环状的滚地荆棘。再下面是一排很高的黑桤木树，树枝

上抽出了早春的枝芽，桤木树后面是一片透着深红色的葡萄园。齐娜十分担心她们的汽车最终会偏离公路，跌落进斜坡，撞到树上，她的血会流入泥土，肥沃着附近的葡萄。

可劳拉却轻松地驾驶野马车转过弯口，前面是笔直向上的斜坡路。

劳拉说道：“我敢说你就是睡着了也在担心受怕。”

“哎，最近在做梦时，总是会梦见鬼怪之类的东西，让人心神不定。”

“我也常做梦，却没梦见什么鬼怪，”劳拉说道，“我做的那些梦都十分有趣。”

“比如从炮筒里射出去？”

“那当然有趣哟。不是这种梦，有时我梦见自己会飞。我总是光着身子，在离开地面五十英尺的空中飘浮或是飞翔，下面有电话线，田野里鲜花盛开，时而掠过树梢，真是自由自在。人们抬头仰望我，微笑着向我挥手致意。他们看见我会飞，一定为我感到高兴。有时候英俊的男子与我一起飞翔，他身材修长，肌肉强健，有一头金色的长发和绿色的双眸，能把我看个透彻。我们在半空中做爱，在空中飘浮，我会一次又一次体验到情欲的亢奋。在阳光中飞翔，下面鲜花遍地，天上时有鸟儿飞过，那些鸟儿挥动美丽如彩虹般的大翅膀，唱着委婉动听的歌儿，让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束炫光，是光的生灵，仿佛要炸裂开来一般，像是一团能量，炸裂开来后又形成一个全新的宇宙，作为这种宇宙体永久地生存下去。你做过这样的梦吗？”

齐娜终于把目光从扑面而来的路面上移开了。她一脸茫然地望着劳拉。好一会儿后她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劳拉侧脸望了齐娜一眼，说道：“真的没有？你从来没做过那样

的梦？”

“从来没做过。”

“我做过许多次这样的梦。”

“你最好眼睛盯着路面，我的宝贝。”

劳拉望着前方，说道：“你没做过性梦？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怎么了呢？”

齐娜耸耸肩。“可怕的事。”

劳拉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你做的是可怕的性梦？齐娜，听我说，你用不着通过做梦去体验那种事——有许多人真能干出这种可怕的事。”

“嗨，我是说，那简直就是恶梦，真是太恐怖了。”

“性爱是恐怖的事？”

“因为在梦里我总是个小女孩——六岁，或是七八岁的女孩——总是在躲避这个男人，心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，但我知道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，一些骇人的东西，像是死去一般的感受。”

“那个男人是谁？”

“一些不同的男人。”

“是那些你母亲经常外出约会鬼混的男人？”

齐娜对劳拉讲过母亲的许多事。她没对其他人讲过。“是的，是那些人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总是能躲开他们。他们从来休想碰我。在梦里

他们也没能碰到过我。可那总是种威胁,总是可能会……”

“这样的话,那就不单单是做梦了。那些还是记忆片断。”

“我真希望那只是梦而已。”

“那么你醒来后又觉得怎样呢?”劳拉问道。

“你是指什么?”

“你是否感到浑身燥热、焦躁不安,有男人要和你做爱时纵情放松自己……或是总会受到过去阴影的压抑?”

“你这是——开着八十英里的快车,又要做心理分析?”

“不愿回答我的问题?”

“你真是个喜欢探听闲事的人。”

“这叫友谊。”

“这叫爱管闲事。”

“不愿回答我的问题?”

齐娜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我喜欢与男人呆在一起。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封闭。我承认,虽然我从没感到过自己像是什么光的生灵,仿佛要炸裂开来形成全新的宇宙体,但我感到很满足,总是十分快乐。”

“完完全全?”

“完完全全。”

齐娜一直到二十一岁时才与男人有肌肤之亲。到现在为止,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也就两个。那两个人都是温文尔雅、和蔼可亲、十分体面的男士,齐娜在与他们交往中都充分体验到了情爱的愉悦。她与其中一个男士的关系维持了十一个月,另一个则为十三个月。这两个男友都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痛苦的回忆。但是,他俩也都没能帮她消除往日可

怕的恶梦,那些梦魇仍然不时纠缠着她,使她始终无法身心如一地投入到情爱中去。对于她心爱的男人,齐娜愿意以身相许,但即使在热恋中,她仍然无法投入自己全部的情感。她不敢无所忌讳、毫无保留地信任别人。在她的生活中,喜欢开快车和做飞翔梦的劳拉·坦普尔顿可能是个例外,除此之外,没有一个人真正赢得她的信任。

风擦着汽车两边嗖嗖作响。在飞快掠过的阴影和刺眼的光线中,她们前面的长长的道路仿佛是竞赛场内一块起跳的踏板,赛车全速到达尽头时就会腾空跃起飞入空中,随后划出一道弧线,越过一连串熊熊燃烧的车辆,引来场内四周喜爱惊险表演的观众阵阵欢呼。

“要是有一只轮胎爆了怎么办?”齐娜问道。

“轮胎不会爆的,”劳拉充满自信地说。

“要是爆了呢?”

劳拉做了个鬼脸,笑着说:“那样的话,我俩就变成了铁罐里的人肉果冻了。人们甚至无法从我俩的残骸中分出两具尸体来。那简直就是难以形容的糊状。人们连棺材都用不着准备了,只要把我俩的残骸装在罐子里,挖个坑给埋了,在坑头竖块碑,上面写着:劳拉·齐娜·坦普尔顿·谢泼德。只有烹饪大师才能完成的杰作。”

齐娜长着一头乌黑的亮发,劳拉则是碧眼金发,但两人却很相像,仿佛是姐妹俩。两人都有五英尺四高,修长苗条,衣着尺寸也相同。两人又都是高颧骨,面容姣好。齐娜总是感到自己的嘴太宽大了些,但同样长着一张宽嘴的劳拉却说根本不宽,只是很“大方”罢了,笑起来特别迷人。

然而,正如可从劳拉喜好高速运动中看出,她俩在某些方面却是截

然不同的。正是那些不同之处，而不是她俩的相似之处，把她俩吸引在一起。

“你认为你父母会喜欢我吗？”齐娜问道。

“我还以为你仍然在担心轮胎会爆呢。”

“我对什么事情都会感到有点担心。他们会喜欢我吗？”

“他们当然会喜欢你的。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？”劳拉问道，这时车正在飞快地向道路的尽头驶去。

“显然不是担心会出事丧命。”

“是你。我是在担心你，”劳拉说道。她瞥了齐娜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异乎寻常地认真。

“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”齐娜保证般说。

“我倒不怀疑这一点。我对你很了解，不会怀疑这一点的。但是生活并不仅仅是照顾好自己，埋着头，得过且过。”

“劳拉·坦普尔顿，女哲学家。”

“生活是要过得有滋有味。”

“深刻，”齐娜语带嘲讽。

“比你想象的更深刻。”

汽车冲到了坡顶，不再会有熊熊燃烧的车辆或是欢呼的观众，前方是一辆老型号的别克车，慢悠悠地爬行，远远低于这条路的限速。劳拉放慢了速度，跟在那辆车后面爬行。在逐渐昏暗的光线中，齐娜仍然看到了别克车里是个圆圆肩膀的白发老人。

她们所在的路段禁止超车。道路时起时落，左拐右弯，又变成了上坡，眼前的视距很有限。

劳拉打开车的前灯,用意显然是督促别克车主要么加快速度,要么在路肩变宽些时尽量靠边行驶,让她好超车。

“记住你自己的告诫——放松些,宝贝,”齐娜说道。

“我是怕晚饭迟到了。”

“从你说的来看,你妈不是那种用铁丝衣架抽打我们的人。”

“我妈是个好人。”

“那放松些吧,”齐娜说道。

“可妈妈脸上那种失望的神情,让你感到比挨了铁丝衣架抽打更难受。大部分人没这种体会,但妈妈是结束冷战的最佳人选。几年前,五角大楼真应该派她去莫斯科,让她给那些该死的政治局委员们一些脸色瞧瞧,让他们全都吓得趴倒在地。”

前面别克车里的老人望了望后视镜。

在前灯光线的照射下,老人的白发、若隐若显的后脑以及望后视镜时闪现的眼神,突然激起了齐娜一种似曾经历的错觉。她禁不住打了个寒颤——往日的记忆又涌上心头。那是她极力想忘却、却一直无法摆脱的往事:十九年前的一个黄昏,在佛罗里达州一条荒凉的公路上发生的往事。

“天啊,”她脱口喊道。

劳拉瞥了她一眼。“你怎么了?”

齐娜紧闭双眼。

“齐娜,你脸色苍白,究竟怎么了?”

“很久以前……我当时还是个小女孩,只有七岁……我们当时可能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,也可能不在那儿……那儿的土地十分泥泞,像是

沼泽地。没有什么树木,仅有的一些树上也都爬满了铁兰。那儿是一片平坦地,低垂的天空压着大地,夕阳西下,光线像现在一样逐渐变得暗淡。当时我们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开车,四周一片荒凉,不见人的踪迹。那是条狭窄的乡间小路,路上没有其他车辆,十分安静……”

齐娜的童年是和她母亲以及一个叫吉姆·沃尔兹的人度过的。沃尔兹是基韦斯特岛^①人,平时靠贩卖毒品和走私枪支为生,时而来齐娜家与她们母女俩住上一两个月。他们刚去什么地方办了些生意上的事,乘坐沃尔兹那辆老式红色凯迪拉克车返回群岛去。那种老式车有很大的尾翼,车前后都装有结实的镀铬挡杆。沃尔兹在笔直的道路上开得飞快,时速超过一百英里。开了大约十五分钟,前面出现一辆棕黄色奔驰车,车里是一对老年夫妇,开车的是老太太。老太太的模样很小巧,银色的头发很短,大约七十五岁左右。她的车大约只有四十英里的时速。沃尔兹是可以从旁边超车过去的,当时正好是在可以超车的区域,前面的道路十分平坦,几英里外也没有其他车辆。

“可当时他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,显得十分亢奋,”齐娜对劳拉说,她仍然闭着眼,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,仿佛脑海中记忆的那一幕又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放映了。“他总之是吃了什么东西,神情很亢奋。那天可能是可卡因,我也不知道,也可能记不得了。他当时还喝了酒。他和我母亲都喝了酒,酒里加满了冰块,喝了好几杯葡萄柚汁和伏特加酒。奔驰车里的老太太开得确实很慢,沃尔兹被激怒了。他不是个理智的人。开得慢与他有什么关系?他完全可以超车过去。可他看见老太太在空荡

① 基韦斯特岛(Key West):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佛罗里达群岛最西端的岛屿。

开阔的道路上开得这么慢,简直是怒不可遏。吸了毒品,又喝了酒,就是这样,失去了理智。他发起怒来……满脸通红,脖子上青筋毕露,龇牙咧嘴。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比吉姆·沃尔兹暴跳如雷更可怕的。他的暴怒使我母亲也兴奋起来。以前也经常这样。她怂恿他,为他鼓劲。我当时坐在后座上,紧紧地倚在椅背上,求我母亲不要这样。可她不听,仍然不停地鼓动他。”

沃尔兹紧盯着前面那辆车,不停地按喇叭,催促那对老夫妇开快些。有好几次,沃尔兹还用凯迪拉克车的前挡杆去撞奔驰车的后挡杆,发出尖厉的磨擦声。老太太终于有点慌乱了,车头左右不停摇摆,因为后面紧跟着沃尔兹的车,老太太不敢贸然加快速度,又被沃尔兹吓得心惊胆战,不敢靠边停车让沃尔兹超车过去。

“当然,”齐娜说道,“他也不会善罢甘休,超车而去,把老太太抛在后面了事。那时他已走火入魔,即使老太太靠边停车,他也会停下来继续纠缠。这事看来非得以悲剧收场不可了。”

沃尔兹好几次驾车开上外侧车道与奔驰车并行,向白发老夫妇咆哮,挥舞拳头。老夫妇一开始不理睬他,继而瞪大眼睛看着沃尔兹,一脸惊恐。每次沃尔兹都不肯加快速度超车而去,而总是拖延着又回到他们后面,玩起碰撞后挡杆的游戏。对于沃尔兹来说,在毒品和酒精的双重刺激下,这种折磨反而变成了正经事了,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重要意义。而对于齐娜的母亲安妮来说,这则是一种游戏,一种冒险。她说,我们来给她做个驾驶测试吧。沃尔兹说,测试?用不着给这蠢女人做什么测试就能知道她根本不会开车。沃尔兹又一次把车开到了奔驰车外侧,并且保持同样的车速。安妮说,我是说,看看她是否能把车开稳,不翻到沟里

去。看她能对付得了吗。

齐娜对劳拉说：“路边是小河，那种小河在佛罗里达的公路两边很常见，不算太深，可也够要人性命的了。沃尔兹用凯迪拉克车去挤奔驰车，把它向路肩那边挤。那老太太也应该反挤过来，把沃尔兹挤向另一边去。老太太应该用力踩油门，把车速提起来，摆脱沃尔兹的纠缠。奔驰车完全可以把凯迪拉克车抛在后面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老太太真是上了年纪，受了这般惊吓，以前可能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人。我想，她简直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，因此也不明白她遇上了什么样的人，不明白这事又会怎样收场，而她和丈夫又没有触犯过别人。沃尔兹终于把她挤下了公路。那辆奔驰车翻进了小河。”

沃尔兹倒车回到刚才出事的路旁，这时奔驰车正在快速沉没。沃尔兹和安妮下了车，望着渐渐没顶的奔驰车。齐娜的母亲硬要齐娜一起下车看：来呀，胆小鬼，不要错过这场好戏，孩子。真值得一看。奔驰车的右侧平面渐渐陷入小河泥泞的河底，左侧驾驶座一边露在河面上，他们则站在河岸边，看着没入水中的奔驰车。车外光线昏暗，又闷又热，大群蚊虫扑面而来。他们对蚊叮虫咬全然不顾，着了魔似地看着路肩下方被河水淹没的小车，透过驾驶座旁玻璃看到了车里的景象。

“那时已是黄昏时分了，”齐娜说，她仍然紧闭双眼，把脑海里的那一幕幕回忆叙述出来，“车前灯都打开了，奔驰车掉进河里去后灯仍然亮着，车里的灯也亮着。老夫妇在车里开着空调，所以车窗都紧闭着，在翻入河道时前挡风玻璃和驾驶座侧玻璃都没破碎。窗玻璃离水面才几英寸，里面的情况看得十分清楚。没有看见丈夫的踪影。可能他在车子翻滚时被震昏了。那个老太太……她的脸紧贴窗玻璃。车里渗进了水，但